

日本学生与香港学生的生活习惯
保良局马锦明中学 赵朗

前言：

对于外游，我一向最感兴趣的就是不同地方的不同生活文化、不同的价值观等等，因为当我日常生活认为理所当然的一些生活习惯或者价值观，到了其它地方竟然可以与自己有如此大的分歧，在同一个地球上生活的人，大家的生活方式原来可以如此差异。透过发掘这一些差异，以及这一些分歧，可以使我反思到底我的日常生活中所谓「理所当然」的事情，是否真的「理所当然」？有没有可以改善的地方？因此，这个报告亦作为一个在日本交流的总结，回顾一下日本学生与香港学生的分别，即使没有使我可以改善的地方，单是了解亦是一件有趣的事！

翻开历史书，中国与日本同样在东方文化中同样占据着一定的重要性。从公元四世纪的大和王权开始，作为岛国的日本开始吸收来自亚洲大陆的文化，其中以中国为主，而当时中国约为晋朝，可想而知，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其实在很久以前已建立起来，当中自然少不免文化上的交流。两国的位置如此接近，在历史文化上交流亦甚广，但香港人与日本人在性格、生活方面的分歧却非常大。在这次日本文化交流中，活生生的例子令我更深体会到这一点。



(日本街头)

1 生活习惯 - 守时

首先在生活习惯方面，谈起日本人最易令人联想起「守时」二字。中国人常说「守时是美德」，虽然从少我们就接受这种教育，但中国人与日本人在守时方面的习惯实在大相径庭。下面我将举一些例子。

在整个旅程中，其中一天与日本的高中生到少年之家宿营。第二天早上的早餐时间是七时，我在前一晚的调较的闹钟时间是六时四十五分，当时我心想：十五分钟换衣服、刷牙、洗面是非常足够的。在第二天早上，日本的高中生在六时正已起床，他们梳洗好后便开始坐在床上轻声聊天，这使我感到奇怪，但由于我发觉时间尚早，便倒头又睡。直至六时四十五分，当我起床换好衣服后，发现洗面盆被很多人占用着，并且有许多人在排队，大部份是香港学生，因此我没有刷牙便出发前往吃早餐，并且在早餐后再次刷牙。我访问了其中一位高中生，原来他们认为，若太迟起床，有突发事件的话便会影响到达目的地的时间，因此还是预早起床。

在第二天晚上的欢迎晚会以及最后一晚的欢送晚会中，所有嘉宾和日本的表演学生都准时到达，而且都在时间表上所注明的开始时间分秒不差地开始。在香港的这类型场合，通常会预留五至十分钟予迟到的嘉宾或来客，相信在日本是没有这种习惯的。

虽然在出发前老师已三番四次要求我们准时，但是香港人还是改不了坏习惯，偶然还是在某些景点流连忘返，以致迟了数分钟上车。对于香港人来说这数分钟与准时是没有分别的，例如集合时间是八时，八时四分上车仍算是准时的，但在日本发生这种情况，便会看见日本领队们的脸色有点难看，但在车上的香港学生却不以为然。最深刻是在富士山的一次，因为那一次是我自己迟了上车。

我曾经访问高中生们的英文老师，是甚么原因令当地人如此着重守时？她想了又想，还是想不到特定的原因，然后她说，在她小时候，在任何形式的场合迟到，包括上课、学校旅行，甚至只是朋友之间的聚餐，如果迟到的话，是不会有等人等你的，那时候通讯也不方便，很多时候迟到别人会以为你有事未能出席。而这种习惯又是她的上一代传下来的，至于这习惯起源是甚么，她自己也不知道，只可以说这是一个一代传一代的习惯。



（我与高中生们的英语老师合照）

2 生活习惯 - 清洁

日本人对于清楚与守时同样严格，即使是外来游客亦有同样要求。到日本的餐厅进餐，很多时候都会踏进榻榻米。只要踏进榻榻米，就必需脱掉鞋子，光着脚丫。这个规矩不单只在日本餐厅进餐时实行，记得有一晚在温泉酒店入住，酒店的房间也是榻榻米地板。记得一走到房间后我们便向服务员要求其它呎码的浴衣。当服务员来到房间时，发现我们有些组员穿着鞋子踏上榻榻米，服务员便很激动地说出一连串话，然后把那位组员拉出房间，把拖鞋放在他面前。这时候我们才明白原来她的意思是要我们全部换上拖鞋才可走进榻榻米。

有一晚我们在少年之家与日本高中生交流。少年之家的洗手间门前亦放置大量拖鞋，同学进洗手间时亦需换上拖鞋，以免弄脏自己本身的拖鞋。在香港，那有餐厅或酒店是要求客人脱掉鞋子的？也没有公厕会提供拖鞋在门口让客人换鞋才上洗手间。有时候到朋友家中作客，主人甚至不要求来客脱掉鞋子，让鞋子在家中踏来踏去。只要看不到污垢，似乎就很清洁了。这样一比较之下，便发现了香港和日本的分别了。

为何两个如此接近的国家有此大分别

由于日本人的组织力强（下文将提及），他们的社会倾向于「集体主义」而非欧美的「个人主义」。由此引伸出日本人的耻感文化。耻感文化由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首先提出，简单而言就是不可做出丢脸的事，他们认为面子的重要可与性命相提并论。我们团中的高木美芳小姐曾经说过，她有一次没有把垃圾分类便丢到街上，结果垃圾工人翻开垃圾得知是由高木家弃置的垃圾，便以纸贴在垃圾上，写着「请高木家把垃圾分类再丢弃出来」，这使高木小姐感到极为羞耻，可见日本人对于纪律，以及面子非常看重，因此一般家庭并不会违反这些不成文的日常生活规条。由于迟到会引起他人甚至整个团体的不便，因此当全部人也准时而某一个体迟到，该个体自己便会感到羞耻，对于日本人来说这种耻辱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守时对于日本人来说非常重要。

至于清洁方面，其实亦与此耻感文化有关。到别的餐厅进餐时脱掉鞋子，是因为榻榻米易弄脏又不易清洁。鞋子在街上不同的地方走来走去，如果再踏上榻榻米，绝对会对餐厅的清洁工人带来不便。从洗手间出来的鞋子沾上了各式各样的污物，如果再踏上房间或其它地方，亦会使他人造成不便。如果不理会这些为他人带来不便的地方，便可能遭到他人指责。基于日本人的耻感文化，久而久之这些「换鞋」做法便成为日本人的生活习惯，甚至独特的文化。



（在榻榻米上大家都没有穿鞋）

2. 人伦关系

日本人对于尊师重道、下级服从上级的意识很强，而且很重视礼仪。我们在大东文化大学第一高中里曾经与该校的榄球队一起上体育课，当体育老师分发色带给其中一名同学时，该同学双手接过老师手中的色带后，再鞠躬致谢。可见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严格被分开。

香港的中学经常会有「师生友谊赛」等的活动促进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友谊」二字亦可看得出香港学生与老师之间倾向于「亦师亦友」的关系，认为这样能提高教学效率和质素，因此常见学生与老师打成一片，关系密切，老师、学生之间的关系区分并不严谨。

可见日本人着重团体精神，绝对服从上级。香港人则着重个体发展，对任何事多抱着怀疑的态度，遇到不公的事情会敢于提出。

日本学生对于尊师重道、服从上级的精神比起香港学生强得多，香港学生对老师的讲学怀疑，甚至挑战老师的权威并非新鲜事，而事实上香港亦提倡互动教学，主张老师要与学生互动，那么老师高高在上的身份在香港便难以形成。



米山老师（化学科）

为何两个如此接近的国家有此大分别

《两朝平攘录》中记录了古代日本人在打仗时的方法

「用兵擅埋伏，每每于我军之后，两面夹攻，以寡敌众」

中国与日本的版图面积相差很远，而日本在古代作为一岛国，军队数目自然比中国少很多，因此在打仗时，必需以寡敌众。而以寡敌众的要诀便是「团结」。

「战前三五成群分散，一人挥扇，则伏兵四起，此谓蝴蝶阵。」

日本人总令一下，行动整然，而且相当敏捷，整个部队像一个生物，在扇子等的指挥下部队随心所欲地行动，这便是日本军队操练「团结、服从」的结果。

陈舜臣在《日本人与中国人》一书指出。「（日本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命令，扇子向右挥，就不能往左跳，违反的人不仅自己性命堪忧，而且也会关系到整个团队的安危，不许随便行动。互相争执，行动就无法一致。」

在《魏志·倭人传》中有「少纷争、诉讼少」的说法形容日本人，指他们很少投诉，摩擦也很少，绝对服从命令。而绝对服从命令的原因是因为日本军队人少，后面没有援兵，要以寡敌众，绝对服从和相信上级的命令便成为唯一胜利的方法。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便是由于以上提及的原因。虽然武士道于江户时代完成，但其实其形成过程非常漫长并且根深蒂固。



（1293年蒙古入侵日本，但在种种因素下被日本军队击退）

总结：

回到香港后，发现原来平常的香港人没有守时、清洁的习惯。与同学之间的约会仍是「迟到五分钟当准时」，同样是在朋友家中穿着鞋子到处踏。可是在日本之旅的经历令我对于这些习惯有所警惕。不竟在香港这些习惯只是因为大

家约定俗成，或者对方不介意，其实「迟到五分钟」还是迟到；穿着鞋子在朋友家中走来走去仍是会弄脏对方的地板。对于这一切一切，在去日本之前我是完全没有意识去改善或是注意的。当然，要一时之间令自己完全改变甚至改变他人是很困难的，但至少自己不要跟随别人一起做错——也许下一次收紧一下界线，让自己「迟到一分钟当准时」吧！



（日本的东京铁塔）

—完—